

駁

案

彙

編

浙江司

一起爲稟報事看得淳安縣民朱老

奪殺死呂國官請另緝正犯一案先據浙江巡

撫王賈望咨稱緣民人吳起高首報朱老五形

跡可疑差拘到案畏刑誣認搶奪殺死呂國官

該縣錄供通詳嗣據顧署令提犯覆訊該犯頓

翻前供顧署令詳請委員另審顧令旋即卸事

該縣唐文昭到任覆加確訊朱老五等實非此

案正兇將朱老五等照賭博議擬詳請另緝正

兇等情詳司咨部本部查殺人以兇器爲憑搶奪以原賊爲據今屍身既驗刀傷而該犯復供認起意搶奪等情是時屍子已經到案其搶奪之物是否係伊父原賊行兇之刀是否與傷痕昭合許大娜之供詞是否盡一皆緊要關鍵咨內並不一字提起及至翻供另訊既不將初訊誤信之故叙明又不將該犯誣認之故指出而初審所憑之兇刀賊據又不問其從何而來乃僅以朱老五於初三日曾同許大娜聚賭初四

日始得歸家遂信爲必非初三日殺人正兇之
實據不知呂國官被殺本無的確日期初六日
保正始行查見即使朱老五初三日聚賭初四
日回家俱係實情而聚賭之先回家之後初二
初五等日何以信其必不行兇安知非該犯殺
人屬實時有初三日聚賭一事可作誣證輒於
到官時捏控初三日槍殺以爲日後翻供之地
種種掛漏顛預本部殊難草率議覆應令該撫
遵照部指派員訊明實在情節分別辦理並抄

錄前後各供招另冊報部到日再行核議等因
咨駁去後嗣據該撫咨稱隨即飭委台州府移
提犯卷遵照指示逐一訊明緣朱老五隻身租
住許位川家樓屋行醫度日與許大娜隣居熟
識乾隆四十一年十月初三日早朱老五攜無
鞘小刀在村外挖草藥途遇許大娜以汪家
浦演戲邀同往觀朱老五將刀用手巾包袱裏
插襖統與許大娜同至汪家浦爲時尙早至素
識之汪勝瑋家共食早飯隨與汪勝瑋許三賢

四人抹牌賭博旋即散場看戲下午戲畢許三
賢復邀朱老五許大娜至吳卯娜家與吳卯娜
四人仍借汪勝璋竹牌同賭直至初四日早始
散朱老五許大娜等共贏錢二百五十文同掘
藥小刀用手巾一并包裹寄放吳卯娜家內仍
往看戲至晚朱老五手拿刀錢同許大娜回家
由富山灣經過曾與吳起高撞遇彼時有安徽
涇縣民呂國官在於昌化縣線舖門普店內幫
工於四十一年九月三十日辭出攜帶包頭首

祇初二日至淳安縣進賢渡素識之胡三祝店內聲言欲往壽昌討賵胡三祝留宿一夜初三日早起身出門是日至淳安縣屬富山灣被人殺死初五日有稚童金雲娜等赴山砍柴查見屍身金雲娜歸告伊父金有高投保許廷周於初五日報縣前署令顧元揆驗明屍傷并於屍身檢出家信一封書寫呂寧化寄父呂國官字樣懸賞差緝詎吳起高于十一月二十七日出外回家開有重賞憶及彼時曾與朱老五等在

富山灣下撞遇手攜刀錢形跡可疑隨告知捕役赴縣稟首當拘朱老五等到案均稱初三四兩日在汪勝璋吳卯娜等家抹牌顧署令傳案質審吳卯娜許三賢外出不到汪勝璋堅不認賭朱老五無可質辯又值患病畏刑誣認因同許大娜在山空掘草藥見有客人經過鈔馬沉重上前殺死客人得錢五百二十文分用顧署令復追餘贓朱老五復將買存在家合藥之內桂三枝三七五錢混認搶贓並將平口空取草

藥之小刀認爲兇器追起到案錄供通詳奉批
飭審嗣據屍子呂寧化自原籍前赴昌化縣門
普店內探尋伊父門普告以辭去呂寧化復尋
至胡三祝店內詢知十月初二日到店初三日
早起身併寄衣物情由呂寧化赴壽昌尋我于
中途聞知有客在於富山灣被殺經縣相驗身
帶家信上寫昌國官名字赴縣投訊顧署令將
所起肉桂三七給與查認呂寧化稱伊父並不
賣藥亦不行醫焉有藥料不敢冒認提訊朱老

五等亦各翻供顧署令以案關搶奪殺人生死
出入攸係詳請委員會審旋即卸事該縣唐文
昭到任覆加確訊據屍子呂寧化及曾經留宿
之胡三祝各供呂國官攜帶包頭首祇等項於
十月初三日早在進賢渡起身前往壽昌縣至
富山灣僅有五十五里中途並無村鎮歇店可
以住宿其現起之肉桂三七據胡三祝等堅供
曾經查看呂國官攜帶各物並無肉桂三七在
內所帶之錢僅有一三百文亦無五百二十文

之多訊據朱老五供稱肉桂三七實係向吳留耕諸葛德載買來合藥之物委係畏刑混認搶贓提訊吳留耕等各供相符嚴詰朱老五許大娜亦復堅稱並無搶奪包頭首祇等物贗贓混供情事並訊明十月初三日朱老五等在汪家浦看戲與汪勝璋吳卯娜等先後同賭至初四日戲畢始回亦據各犯供認如一所起兇刀燒驗亦無血跡朱老五等實非此案正兇照賭博例分別議擬詳請另緝正兇獲日另結餘悉前

詳連犯詳解到司隨提犯復加嚴勸各供訊與
原招相符查此案吳起高因遇見朱老五等往
前奔走疑爲行走驚慌又因錯記日期圖賞混
首以致朱老五等畏刑誣認所起之兩桂三七
經屍子呂寧化及胡三祝等堅供並非呂國官
所帶之物且朱老五買自吳留耕等店內傳訊
相符委非搶贓卽旋據供認搶錢五百二十文
分用亦與胡三祝所傳呂國官僅帶錢二百文
之處不符從前獲犯時屍子呂寧化尙未到案

所起之賊無從給認顧署令所以誤信未老五等爲正兇這屍子昌寧化投案供明伊父背賣包頭首祇生理不應有此藥料不敢冒認又訊明十月初三日朱老五許大娜均在汪勝璋等家看戲聚賭衆證確鑿前供贓物兇刀皆係朱老五舊存之物並非此案正兇是以唐令詐請另緝至於呂國官於四十一年九月三十日在昌化縣店主門曹家辭出十月初一日起身初二日到淳安縣進賢渡胡三祝家初三日起身

前行五十餘里卽死于富山灣地方其爲初三
日被殺經屍子與胡三祝詳細供明歷歷有據
是初一日呂國官尙未身死初三四等日朱老
五等看戲賭錢衆證確鑿初五日屍身已被金
雲娜等看見則朱老五等斷無聚賭之先回家
之後入山殺人情事委非此案正兇毫無疑義
應如所請仍照前擬將朱老五等照賭博例分
別定擬此案正兇飭縣嚴緝獲日另結等因前
來本部復加詳核並細閱全案招冊俱屬符合

朱老五並非此案正兇已無疑義應如該撫所
咨除吳起高首報不實業已病故應毋庸議外
將朱老五等照前議依賭博例擬以徒杖枷號
撥

赦免完結其殺死呂國昌之正兇應令該撫速飭
嚴緝務獲審擬具題可也

蘇州府志
卷之八
江蘇司

一起爲報明事會看得金壇縣民蔣汝才砍死嚴
于氏一案先據江蘇巡撫陳大受疏稱緣蔣汝
才係嚴于氏胞妹之子服屬小功于氏族人嚴
京澤等因氏年老乏嗣無依將田一畝二分銀
十三兩交與蔣汝才將于氏領歸養老迭將蔣
汝才立有筆據嗣蔣汝才稔知于氏有收存迭
終衣服起意行竊乘妻睡寧卽于是夜將于氏
衣服竊藏目已稍內假意叫喊被竊于氏不信

追蔣汝才之妻曹氏回家于氏告知被竊令曹氏開箱查看見所失衣服俱存箱內適蔣汝才回家于氏詈其做賊與之吵鬧當經曹氏勸止後蔣汝才自田工作而歸于氏復行辱罵蔣汝才氣忿頓起殺機隨手取斧砍傷于氏頂心相連偏右倒地復砍其腦後登時殞命曹氏歸見于氏被殺當卽喊叫隣佑將蔣汝才拿獲報縣審訊不諱究係有心欲殺將蔣汝才依故殺外姻小功尊屬致死律擬斬監候等因具

題查嚴于氏係蔣汝才小功姨母年逾八十無所
依靠經族人給以田銀托交蔣汝才領養該犯
欺氏年邁既竊其衣復戕其命兇惡已極原情
定罪實與竊賊臨時殺死事主者相同自當罪
坐所因該撫將蔣汝才僅依故殺外姻小功尊
屬律擬以斬候是但論其殺死之罪而不究其
忿殺之由情法殊未允協應令該撫再行妥擬
具題到日再議等因題駁去後續據該撫疏稱
查嚴于氏係蔣汝才外姻小功尊屬蔣汝才得

其田銀領養在家乃欺氏年邁先竊其衣繼因獲贓辱警輒卽持斧將于氏砍死究因竊衣被冒忽殺原情定罪實與竊賊臨時殺死事主者相同自當罪坐所因蔣汝才改依竊盜臨時拒捕殺人例擬斬立決等因具

題應如該撫所題蔣汝才合依竊盜臨時拒捕殺人例擬斬立決等因乾隆二十五年十月十九日題二十三曰奉

旨蔣汝才著卽處輕餘依議欽此

刑部爲欽奉

上諭事乾隆二十五年五月初二日奉

上諭刑部改擬江蘇省蔣汝才斬決一本並未將該撫原擬駁回另審遞行改正完結朕憶前此法司改重改輕之條曾經分別降旨該部于此案所辦殊未合例因令軍機大臣詢問則刑部引用前旨是一是二不能明晰如前旨云督撫等擬罪過輕而部議應從重者自應駁令再審今蔣汝才故殺小功姨母該部以該犯既竊其衣復害其命與竊

賊臨時殺死事主者同科罪應斬決而該撫僅擬
斬候不足蔽辜正與由輕適重應行駁審之旨胥
合無疑矣至後條所云如擬罪過重而部議從輕
者若情節顯然該部所見既確卽具題覆不必駁
審是乃專指由重適輕者而言使其中有情節未
明者固當駁回另審而於此等案件並非謀逆重
大要案不容姑待者比卽使另審題覆亦未爲遲
乃因情罪可惡輒行文擬結將使庸愚無識之徒
私心揣測轉疑內部司讞首有意從嚴並不按例

詰駁是皆該部錯會前旨有以致之也此本著發
回照例駁審并將此宣諭內外問刑衙門知之欽
此

山西司

一起爲結狀事會看得臨縣賊犯趙白兒行竊拒捕毆傷事主曹王標之妻薛氏身死一案先據山西巡撫鄂弼疏稱緣趙白兒賣饅字字生理乾隆二十四年十月初六日因家貧難度知曹王標家積有糧食探知曹王標外出起意行竊卽於是晚潛入事主之妻薛氏住室藏於草堆之後薛氏進室開門就寢趙白兒適因急欲大便卽在草後出恭當被薛氏聞響喊叫趙白兒欲

逃薛氏坐起持刀欲砍趙白兒將刀奪獲即用
刀背毆傷薛氏右額角右手腕右脰膊右腮脰
等處並未得贓而逸薛氏傷重延至次早殞命
屢審供認不諱將趙白兒依竊盜臨時拒捕殺
人例擬斬立決等因具題查例載竊盜臨時拒
捕殺人者爲首擬斬立決又律載竊盜事主知
覺棄財逃走事主追逐因而拒捕者依罪人拒
捕律科罪又罪人拒捕殺所捕人者斬監候各
等語蓋以臨時拒捕意在得財棄財拒捕意在

逃脫情節本各不同罪名亦有區別今趙白兒
潛伏事主薛氏客房尙未行竊當被薛氏知覺
持刀向砍該犯奪刀毆傷薛氏之後又卽空手
逃遁是趙白兒之拒捕實止情意圖脫與護賊
格鬪臨時拒捕之律不符在該犯行兇殺死事
主原屬法無可貸但律例各有本條問擬不容
牽混應令該撫再行按律妥擬到日再議等因
題駁去後續據該撫疏稱查趙白兒潛藏窩內
尙未行竊一聞事主薛氏聲喊卽欲逃走因被

薛氏坐起持刀向砍情急奪刀毆傷事主致死核其本意實止圖脫况於毆傷薛氏後又卽空手逃遁並非護賊格鬪前照竊盜臨時拒捕之例問擬誠有未符將趙白兒擬斬監候等因具題前來應如該撫所題趙白兒應照竊盜事主知覺棄財逃走事主追逐因而拒捕殺人依罪人拒捕殺人者斬監候律應擬斬監候秋後處決等因乾隆二十六年四月初九日題十一日奉旨趙白兒依擬應斬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欽此

山西司

一起爲報明事會看扎蒙古賊犯看扎布行竊拒
捕扎傷事主張四小子身死一案先據山西巡
撫鄂弼疏稱緣看扎布係土默特蒙古達克巴
佐領下人在崑屬地方傭工度日與民人張四
小子同村熟識乾隆二十五年七月二十七日
夜看扎布因貧難度起意行竊獨自攜帶口袋
出村走至張四小子糜地時已二更隨用身帶
小刀割取糜穗牛袋適值張四小子同兄張煥

榮各帶木棒赴地巡查張四小子瞥見偷糜卽
向趕捉看扎布棄糜奔逸張四小子用棒追毆
看扎布額顱倒地并騎壓身上看扎布情急隨
用刀扎傷張四小子左腿張四小子仍壓不放
並喚伊兄協力擒拏看扎布復用小刀扎傷張
四小子左肋滾倒在地看扎布正欲爬起張煥
榮趕至用棒毆傷看扎布右脰膊右腳腕認明
拏獲張四小子傷重殞命屢審供認不諱嚴詰
並無護贓格鬪有心扎死情事登蒙古律載官

員常人或一二人偷盜牲畜等物事主知覺追趕因而拒捕殺人者將殺人爲首之賊擬斬立決其妻子產畜抄沒給付事主等語並無盜田野穀麥被事主追逐拒捕扎傷事主身死作何治罪之條惟查刑律盜田野穀麥拒捕依罪人拒捕科斷罪人拒捕殺所捕人者斬監候等語此案看扎布倫竊張四小子地內糜穗被事主遇見棄賊逃走因被追毆倒地騎壓不放情急圖脫是以扎傷事主斃命並非偷盜牲畜等物

拒捕殺人亦非護賊格鬪將看扎布依罪人拒捕殺所捕人律擬斬監候等因具題查乾隆二十六年七月內山西按察使索琳條奏蒙古偷盜田野穀麥因而拒捕殺傷之案請照刑律科斷臣部會同理藩院以蒙古偷盜四項牲畜俱分別擬以絞流況拒捕殺傷事主尤應立法懲創不便輕更舊制并請嗣後蒙古在內地犯事者照刑律辦理民人在蒙古地方犯事者卽照蒙古律辦理等因奏准咨行該撫遵照在案比

案看扎布係土默特蒙古在崑都崙丹代村偷竊糜穗被事主張四小子瞥見趕拏看扎布情急拒捕殺死事主自應按照蒙古定例科斷該撫將看扎布照刑律擬以斬候與例未符應令該撫再行照例妥擬具題到日再議等因題駁去後續據該撫疏稱查看扎布偷竊張四小子地內糜穗被事主遇見棄賊逃走因被追毆倒地騎壓不放情急圖脫扎傷事主斃命既係蒙古賊犯又在蒙古地方犯事誠未便照刑律問

擬斬候今奉部駁自應遵照現奉定例改正將
看扎布依蒙古律擬斬立決等因具

題前來應如該撫所題看扎布合依蒙古偷盜牲
畜等物事主知覺追逐因而拒捕殺人者將爲
首之賊犯擬斬立決律應擬斬立決該撫既稱
看扎布並無產畜無憑抄沒雖有妻孥拉并子
丹進達什扎布但事主係民人依律不准給付
仍應賞給蒙古公事効力台吉爲奴張煥榮因
看扎布持刀拒捕是以用棒毆傷應免置議等

語均應如該撫所題完結等因乾隆二十七年
六月二十二日題二十四日奉

旨看北布著卽處斬餘依議欽此

河南司

一起爲報明被竊事會看得南陽縣民張懷行竊拒捕擲傷事主史起鳳中風身死一案先據河南巡撫葉存仁疏稱緣張懷貧難度日起意行竊乾隆二十七年十二月初九日夜三更時分潛至史起鳳屋後扒牆入院從門檻下空孔入室竊取綉綾錢文藏于懷內復用火煤照亮欲取別物事主史起鳳驚覺起喊張懷慌懼開門奔出後院史起鳳尾追張懷跑至後門因開門

不及恐被拿獲隨拾地上磚塊回擲打傷事主
顙門偏右張懷卽開後門而逸史起鳳投報驗
緝旋因傷處中風醫治不效至是月二十六日
夜殞命驗訊通詳飭緝獲犯研訊供認不諱查
張懷欲圖再竊被事主驚覺卽逃出院其先竊
之贓揣藏懷內未及丟棄事主尾追將近該犯
開門不及恐被拿獲情急圖脫始拾磚嚇擲希
圖嚇退以便脫逃並非護贓格鬪是雖未及棄
財而身已離盜所與棄財者無異事主史起鳳

雖死由中風但係拒捕擲傷與鬪殺傷輕中風
身死者不同張懷應照竊盜棄財逃走事主追
逐因而拒捕者依罪人拒捕律科斷罪人拒捕
殺所捕人擬斬監候等因具

題前來查例載竊盜臨時拒捕殺人者照強盜律
擬斬立決又律載竊盜事主知覺棄財逃走事
主追逐因而拒捕依罪人拒捕律科罪又罪人
拒捕殺所捕人者斬監候各等語同一拒捕殺
人而罪分斬決監候蓋一則格鬪以圖財一則

棄財而求脫其情異故其罪亦異也此案張懷
行竊事主史起鳳家空孔入室竊取紬綾錢文
藏放懷內復用火煤照亮仍欲竊取別物事主
史起鳳驚覺起喊追至後院張懷卽拾磚塊向
擲打傷事主顙門偏右殞命是張懷當事主喊
追之時尙未出門卽拾磚擲打賊旣在懷拒係
臨時實屬護贓格鬪今該撫以該犯贓藏懷內
未及丟棄開門不及卽謂已離盜所與棄財無
異照竊盜棄財逃走拒捕殺人律擬以斬候情

罪未符事關斬決監候未便率覆應令該撫再行按例妥擬具題到日再議等因題駁去後續據河南巡撫阿思哈疏稱查張懷聞事主驚喊卽行奔走逃至後院固有畏懼之心及事主追近恐被拿獲拾磚嚇擲亦係情急求脫但身未出門究屬臨時拒捕贓藏未棄卽係格鬪護贓與棄財逃走之律義不符前擬斬候誠未允協將張懷改依竊盜臨時拒捕殺人例擬斬立決照例先行刺字等因具

題前來應如該撫所題張懷合依竊盜臨時拒捕
殺人照強盜律擬斬立決例應擬斬立決等因
乾隆二十九年九月二十五日題二十九日奉
旨張懷著卽處斬餘依議欽此

雲南司

一起爲稟報事會看得南安州周宗一毆傷郭凌雲身死一案元據署雲南巡撫吳達善疏稱緣周宗一充當順寧府屬永茂廠快役硃砂丁與居民郭凌雲素識無嫌乾隆二十八年六月初二日周宗一進胡老么麵店適遇郭凌雲在內同東吃麵周宗一將郭凌雲裝錢褡連誤坐身下郭凌雲疑周宗一圖竊致相角口經胡老么勸散郭凌雲周宗一先後出店郭凌雲站立街

口復以行竊指罵周宗一不甘拾石向擲適傷
郭凌雲右太陽顙門殞命驗訖不諱將周宗一
依律擬絞監候等因具

題前來查讞斷命案必詳察起衅情形據實研究
庶犯無遁情而讞爲可信此案周宗一致死郭
凌雲起衅情由據稱周宗一眼係近視誤坐錢
塔但錢搭非同細物裝錢五百文爲數不少坐
壓身下豈有不知明係周宗一有心壓坐冀郭
凌雲不及知覺暗圖竊取贓雖未得計屬三行

乃因郭凌雲以行竊指畫輒敢拾石向擲致斃
更有拒捕情形該撫並不據情嚴究遽以鬪殺
定擬殊屬輕縱未便坐覆應令該撫嚴究起衅
實情按律妥擬具題到日再議等因題駁去後
續據該撫劉藻疏稱遵駁審明周宗一見郭凌
雲錢裕置放凳二役同行竊坐于身下當被郭
凌雲知覺將錢裕取去斥責其非周宗一畧與
爭辨走至街上郭凌雲仍行詈罵周宗一拾石
擲傷郭凌雲太陽顙門越二十四日身死該犯

因初供狡混未將圖竊情形供明是實將周宗一昭鬪殺擬絞情罪不符原屬輕縱周宗一應改照竊盜棄財逃走事主追逐因而拒捕殺所捕人律擬斬監候照例刺字等因具

題前來應如該撫所題周宗一合依竊盜棄財逃走事主追逐因而拒捕依罪人拒捕殺所捕人者斬監候律擬斬監候秋後處決等因乾隆二十九年十二月初四日題初六日奉

旨周宗一依擬應斬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欽此

江蘇司

一起爲男命無忌事會看得長洲縣賊犯沈二行竊潘九觀店內錢物並將店夥鄒二觀推拒落河溺死一案先據江蘇巡撫明德疏稱沈二住居與潘九觀蔣店相近店夥鄒二觀素與沈二熟識潘九觀居住離店里許每夜回家歇宿其店卽交鄒二觀看守乾隆三十二年七月二十一日傍晚沈二由潘九觀店前經過見潘九觀在店盤錢起意行竊因知鄒二觀向與陸金姐

有姦常於夜間往來沈二卽於是夜在外窺探
至三更時分見鄒二觀鎖門前往陸金姐家姦
宿遂攜鉄鑿潛至門首裂鎖進內撬開槽鎖竊
出七折錢十一千又零錢三百十文肩回家內
因走急熱在門前石上暫坐歇息詎鄒二觀回
店查知被失往報店主適遇沈二閒坐門首卽
令同伴前往沈二情虛不允鄒二觀扯住沈二
之手必欲同行沈二恐致敗露急圖脫身鄒二
觀扯住不放沈二用力扯掙因在狹岸鄒二觀

誤踏鬆土立脚未穩失跌下河沈二亦被扯跌
河內沈二扒起奔回鄒二觀溺死次日鄒二觀
身屍余至雙白橋河內經地保陳開觀等撈起
業已發變將屍掩埋河灘匿報二十二日潘九
觀赴店查知失錢疑爲鄒二觀竊逃報知伊父
鄒開先我尋二十四日鄒開先聞有陳開觀撈
屍私埋往問年貌與伊子相似報縣刨土查驗
的係伊子輾轉根究訪出沈二行竊情事將沈
二依鬪殺律擬絞監候等因具

題前來經部以此案沈二致死鄒二觀之處細
核案情潘九觀住居離店僅止一里鄒二觀年
非幼穉何必拉人同行卽欲同行沈二不肯鄒
二觀因失竊往報店主其情必急何暇與之爭
拉且果欲至店主家報信斷無不穿褲子之理
而沈二乘鄒二觀外出行竊伊店錢文又豈不
慮其回店查問方畏懼避匿之不暇何反從容
自若坐於石上乘涼種種疑竇其中顯有拒捕
推溺情事况倪一觀供稱此夜聽得下塘有人

喊叫救命是其彼此拉掙更屬顯然該撫止憑
沈二濕鞋尚有泥跡遂指爲同跌下河實據安
見沈二之鞋必係是日落河泥濕卽係是日所
穿之鞋又安知非將鄒二觀拉至河邊擎按下
河以致鞋亦泥濕卽鄒二觀不知沈二係竊錢
之賊而沈二則明知鄒二觀爲事主一同拉落
下河卽屬拒捕乃聽該犯一面毫無對證之詞
任其避重就輕以行竊殺人之重犯僅與尋常
鬪殺同科殊未允協應令該撫覆行研訊確情

安擬具題到日再議等因題駁去後續據江蘇

巡撫彭寶疏稱遵駁覆加研訊據沈二供稱潘

九觀住居雖止距店里許須從義塚地經過坐

落曠野遇晚不敢獨行是以鄒二觀令其陪走

原見鄒二觀上穿布衫將褲子圍於下身未經

穿好係鄉人常事其褲必於落河後纔去至該

犯竊錢回家因心慌走執暫坐石上時鄒二觀

杳知被竊往報店主適遇沈二拉其同行沈二

不允鄒二觀扯住其手必欲陪走該犯情虛不

能掙脫故用右手推開不期鄒二觀誤踏鬆土
連該犯扯跌下河其時鄒二觀喊救命一聲旋
因水深沉溺未經再喊該犯浮水逃命並無拏
搭情事至所起泥鞋委被帶跌落河之鞋實非
預防裝點矢口不移查鄒二觀當夜遇見沈二
欲拉同行雖未知沈二卽係竊錢之賊而沈二
則明知鄒二觀爲事主輒敢推拒致溺誠如部
議所指同拉落河卽屬拒捕未便僅與尋常鬪
殺同科將沈二改照竊盜拒捕殺人律擬斬監

三
候等因具

題前來應如該撫所題沈二合依竊盜拒捕殺人
者斬律擬斬監候秋後處決等因乾隆三十三年
十二月十五日題十七日奉

旨沈二依擬應斬着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欽此

浙江司

一起爲銀被拐騙事會看得臨海縣民錢正揚等
掉竊馬旭明銀兩一案先據護理浙撫布政使
王賈望咨稱緣錢正揚向係開張藥舖行醫營
生因出息甚微欲赴黃巖縣俞孔安處另尋生
計錢正揚堂侄錢興素賣筆墨度日亦緣無利
欲行另圖營業錢正揚帶同錢興於乾隆三十
七年六月初十日由家起身十七日至臨海縣
投歇金姓飯舖先有綢緞客人胡高山及仁和

縣筆客沈沛雲在彼住宿彼此通問認識六月二十日有黃巖縣生員馬旭明帶銀赴臨海置買紬緞與錢興途遇錢興問至馬旭明以買紬荅覆錢興因同寓胡嵩山係屬紬客冀圖代買獲利聲言伊販有紬緞可以貨買問明寓處而散錢興回店與錢正揚商議錢正揚詢知胡嵩山紬緞已經賣完道及貧難錢正揚卽起意誑騙馬旭明銀兩商之胡嵩山錢興俱各允從胡嵩山以店內多人不便行事必須另尋別地錢

正揚錢與遂另覓城外張明顯店房二間用錢包就大小多封藏於小枕頭箱內計圖掉換因乏人指使又糾沈沛雲八夥許給銀兩沈沛雲允從二十一日早錢正揚錢與胡嵩山沈沛雲移寓張明顯店內樓上裡間將貯錢小枕箱藏於床下沿用毯遮掩囑令沈沛雲俟馬旭明到時躲入床下乘機掉換隨令錢興往邀馬旭明將銀三封共一百五十兩付看錢正揚詎云夥計未到次日看貨議價令其收銀過紙封破損

錢興乘機借給小枕箱一隻藍布一塊馬旭明認係美意將銀藏入箱內用布包裹放於裏間桌上錢正揚等卽邀馬旭明至外間飲茶彼此閒談沈沛雲先已藏身床下隨潛出將箱內銀封取出換入錢包三大封仍用藍布包裹存放原處復潛匿床下馬旭明並未知覺卽攜箱而去錢正揚等當時逃遁至晚馬旭明查知報縣緝獲錢正揚錢興沈沛雲等到案審認不諱查此案誑騙馬旭明銀一百五十兩係錢正揚爲

首錢正場合依誑騙財物准竊盜論罪止杖一百流三千里律應杖一百流三千里錢與沈沛雲均合依爲從減一等又杖一百徒三年俱照律免刺等因咨達前來查錢正場等夥衆朋謀用錢包掉換馬旭明銀兩正與夥衆丟包誑取財物之例相符此案計贓已在一百二十兩以上例應絞候該撫將錢正場等依誑騙財物律分別首從擬以流徒與例不符應令該撫另行按例妥擬具題到日再議等因咨駁去後續據

該撫三寶疏稱查錢正揚等既以錢包擅換銀
封而逸實與夥衆丟包無異係錢正揚起意爲
首將錢正揚改依奸匪夥衆丟包誑取財物例
擬絞監候錢興沈沛雲依爲從律擬流等因具
題前來應如該撫所題錢正揚合依奸匪夥衆丟
包誑取財物照白晝搶奪人財物律治罪賍至
一百二十兩以上絞監候例應擬絞監候秋後
處決錢興沈沛雲均應照爲從減一等律杖一
百流三千里逸犯胡嵩山緝獲另結等因乾隆

三十八年十月十六日題十八日奉

旨錢正揚依擬應絞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欽此

四川司

一起爲報明事會看得彭山縣謝相奇等行竊拒捕砍傷事主王啟祥身死一案據四川總督文綬疏稱緣謝相奇與張廷英俱傭工度日乾隆三十七年七月初四日謝相奇至江口鎮會遇張廷英談及貧難謝相奇因曾在王啟祥家織布知王啟祥住房易于進內起意糾竊張廷英允從卽於是夜張廷英攜帶煤帚並帶尖刀防身同至事主屋後張廷英取事主家竹梯架攔

簷梁翻壁入室開出竈房後門謝相奇跟同進房張廷英用煤紙燃照謝相奇見堂屋壁上插有小斧鐮刀卽竊取插在身邊張廷英復撥開事主房門偷出布褲二條遞交謝相奇拴繫腰間謝相奇因天熱口渴往竈房吃水張廷英復身進房偷竊尚未得贓被事主王啟祥知覺張廷英卽行走出王啟祥追至堂屋將張廷英扭住聲喊拿賊張廷英掙不脫身一時情急順拔防身尖刀拒戳致傷王啟祥左肩甲左胳膊王

啟祥仍不放手謝相奇聞聲往救卽取所竊鐵
斧砍傷王啟祥右臂膊連斧落下王啟祥將張
廷英鬆放張廷英卽先從原路逃出王啟祥復
向謝相奇撲打謝相奇又用鑷刀抵戮適傷王
啟祥左血盆倒地謝相奇將鑷刀丟棄亦從原
路奔逸事主之子王金華聞喊趨視詎王啟祥
傷重旋卽殞命報縣獲犯屢審供認不諱莊經
王認正賊無疑查例載竊盜殺傷之案傷有多
處者以致命傷重者爲首致命傷多者以役下

手者爲首等語查張廷英先戳王啟祥肩膊維時王啟祥尚在扭捕其傷較輕迨被謝相奇斧砍臂膊重至骨損復被戳傷血盆卽行倒地又係最後下手自應以謝相奇論首查謝相奇聞知事主起捕並不棄賊奔逸乃因夥賊被獲輒敢逞兇拒捕砍傷事主致死復將先竊布褲携去情同護贓格鬪將謝相奇依例擬斬立決爲從之張廷英擬遣等因具

題前來謝相奇依竊盜臨時拒捕爲首殺人例擬

斬立決其張廷英一犯臣部以該犯被事主扭
住卽拔尖刀先行戳傷王啟祥左肩甲左胳膊
脫逆首先拒捕刃傷事主按例已應纒首未便
因謝相奇後下手傷重殺死事主反以張廷英
爲從寬其應得之罪應令該督另行按例妥擬
具題到日再議等因題駁去後續據四川總督
文疏稱查張廷英先被事主捕獲輒行用刀拒
戳實屬首先拒捕之人前因已正法之謝相奇
後下手傷重殺死事主將張廷英照爲從擬遣

轉輕于拒捕刃傷事主之罪間未允協將張廷英改依竊盜逃走事主追逐刃傷事主例擬絞監候等因具

題前來應如該署督所題張廷英合依竊盜逃走事主追逐如有逞兇執持金刃戮傷事主者照罪人毆所捕人至折傷以上例擬絞監候等因乾隆三十八年十二月十六日題十八日奉旨張廷英依擬應絞著監候秋後處決欽此

湖廣司

一起爲攬裝拐逃事會看得江夏縣解船戶錢
文化盜賣客民江得源茶油一案先據湖北巡
撫鄭大進咨稱緣錢文化籍隸江夏縣駕船營
生素攬江南客民江得源貨物裝送蘇州程得
昌行內交卸乾隆四十三年二月二十五日江
得源在漢價買茶油一百四十簍隨寫書信仍
雇錢文化船隻載送蘇州當給水脚關鈔銀一
百二十兩五錢二分錢文化立即將銀楚債三

月初五日始雇水手錢士才胡祖保高士達同
堂兄錢文仲上船開行是月二十間行至鎮江
地方錢文仲因乏關鈔稅銀又欠元和縣行戶
金大受舅信茂宋隆順並船戶向廣才錢士明
等銀兩追逼甚緊輒起意盜賣客油清還船至
荻港錢文仲探有買主即向水手錢士才錢文
仲等假稱江得源會囑酌提油篋存放此處消
售隨起油四十五篋賣給不知姓名過客因急
圖消售僅得價銀三百三十七兩五錢存油九

十五簣另雇撥船送至蘇州程得昌行內連信
交卸錢文化施卽走避將賣油價銀楚還金大
受等銀二百十五兩餘銀除上關鈔銀兩之外
下剩數十兩又清還零星賬目及水手工食用
去並將自駕原船在儀徵賣得銀兩潛逃回楚
嗣程得昌行夥陳續昌查點油數短少找尋錢
文化無踪信知江得源赴江夏縣具控緝獲訊
供不諱查錢文化憑行攬載客貨行至中途擅
自私賣卽與拐帶無異計所賣油四十五簣值

銀五百三十四兩六錢將錢文化依詐欺官私
取財計贓准竊盜論一百二十兩以上律杖一
百流三千里等因咨部經臣部以律載竊盜贓
一百二十兩以上絞監候又例載店家船戶有
行竊商民及糾合匪類竊贓朋分者計贓照常
人科斷各等語此案錢文化攬載客民江得源
茶油一百四十簍赴蘇交卸行至中途將水腳
關鈔銀兩先行楚債因無銀上稅並元和行
戶金不受等銀兩輒起意盜賣茶油四十五簍

得銀三百三十七兩將餘油送至程得昌行內
交卸卽行走避自應按照船戶行竊商民計贓
照常人科斷本例問擬贓經逾實罪應擬絞今
該撫將錢文化依詐欺官私取財計贓准竊盜
論罪止滿流律擬流與例不符本部礙難率覆
應令該撫按例妥擬具題到日再議等因咨駁
去後今據該撫疏稱此案前據江夏縣邱之芬
訊悉前情將錢文化審依竊盜贓一百二十兩
以上絞律擬絞監候由府司審轉臣以錢文化

攬載客貨在途私自起賣跡似詐欺取財駁令
改擬去後隨據該縣改擬杖流招解到臣查例
載店家船戶行竊商民計贓照常人科斷又律
載竊盜賊一百二十兩以上絞監候各等語今
錢文化憑行攬送客貨行至中途盜賣自應按
照船戶行竊商民本例問擬將錢文化改擬絞
候等因具

題前來應如該撫所題錢文化合依竊盜賊一百
二十兩以上絞監候律擬絞監候秋後處決該

撫既稱錢文化業已病故應毋庸議水手錢士才等均無知情同賣分肥概免置議並免提質收受借項之晏信茂等照案開追錢文化房屋貨物即行估變均給江得源真領未獲銀兩仍在該犯名下勒比追賠等語均應如該撫所題完結擬罪錯誤之湖北巡撫鄭大進照原擬軍流部駁改爲絞候降一級調用例降一級調用有加一級應銷去加一級抵降一級免其降調等因乾隆四十六年五月十七日題十九日奉

旨鄭大進著銷去加一級免其降調餘依議欽此

湖廣司

起爲毆叔拒捕等事會看得建始縣民文科等
行竊拒捕戮傷事主文宗湯一案先據湖北巡
撫鄭大進疏稱緣文科係文宗湯小功服姪乾
隆四十一年四月二十一日文科因貧難度商
同黃楠行竊文宗湯家牛隻知構尖刀木棍同
至文宗湯門首文科將牛牽出令黃楠牽走文
科復進門內圖竊別物適聞文宗湯驚醒當卽
逸出因該處路徑甚窄黃楠已牽牛在前攔住

文科料難奔逃卽閃至牆邊躲避文宗湯起見
門開牛失隨出門一直追趕黃楠將牛丟棄逃
走文宗湯復上前擒捉黃楠恐被捉獲回身棍
毆文宗湯左肩甲文宗湯舉手奪棍黃楠復棍
毆文宗湯右肱肘而逸文宗湯牽牛回家瞥見
牆邊有人閃躲攏身扭住文科不能脫身情急
用刀向戳致傷文宗湯額額文宗湯鬆手文科
亦卽奔逸當經文宗湯認係文科指名具報嗣
經拿獲文科等供悉前情並究出文科于逃後

尚有夥同顏懷達等搶奪王凌雲衣物毆傷事
主一案又查明黃楠一犯于朱星照偷竊李仁
爵等牛隻宰殺案內拿獲問徒減杖查此案文
科同黃楠行竊文宗湯家牛隻被事主驚覺追
捕先向黃楠奪獲牛隻轉身回家瞥見文科躲
避牆邊上前扭住文科情急圖脫即用攜帶尖
刀戳傷事主額顙文科雖係文宗湯小功服姪
但即因行竊致傷未便照殺傷小功會長本律
定擬自應從重科以凡人拒捕之罪文科尚有

搶奪王凌雲衣物毆傷事主罪止擬軍應歸于此案從重擬結將文科依竊盜棄財逃走事主追逐情急圖脫刃傷事主例擬絞監候黃楠夥竊文宗湯家牛隻雖拒傷事主之時賊牛已乘但該犯並未被事主扭獲不難脫身輒敢回身用棍拒毆實屬臨時拒捕查黃楠聽從朱星照盜牛私宰業經先發擬徒援

赦減杖未決此案重于前案應照律更論黃楠應照竊盜臨時拒捕傷非金刃傷輕平復例發往新

疆酌撥種地當差王正潮等擬答等因具題當
經臣部查律載各居親屬相盜財物者期親減
凡人五等大功減四等小功減三等總麻減二
等若有殺傷各依殺傷尊長卑幼本律從其重
者論又律載卑幼毆總麻尊長杖一百小功杖
六十徒一年大功杖七十徒一年半尊屬又各
加一等折傷以上各遞加凡鬪傷一等篤疾者
絞決死者斬決又律載竊盜棄財逃走事主追
逐因而拒捕者依罪人拒捕科罪又罪人拒捕

唐律疏議卷之八 賊盜 盜賊 盜賊 盜賊

于本罪上加二等各等語蓋親屬相盜服愈近則罪愈降誠以敦睦姻教任卹也若卑幼毆傷尊長自杖徒遞加至絞決斬決服愈近則罪愈加所以嚴尊卑重倫紀也至親屬相盜條內若有殺傷一語卽係專指因竊盜拒捕而言其不稱拒捕而稱殺傷者正所以輕于盜而重于殺傷故不得同于凡人各以殺傷尊長卑幼本律從其重者而論律義甚明難容淆混此案文科係文宗湯各居小功服姪文科起意商同黃楠

夥竊文宗湯牛隻黃楠牽牛先走文宗湯知覺
起捕文科藏匿落後黃楠牽牛奔逃文宗湯追
逐黃楠用棍回拒事主兩傷而逸文宗湯牽牛
回轉因見牆角有人往捉文科恐被捉獲用刀
戳傷文宗湯自應照親屬相盜殺傷尊長本律
定擬今該撫比照凡人竊盜拒捕問擬于律實
有不符且本案僅止刀傷設遇有親屬相盜殺
死尊長之案若如該撫所擬照凡人拒捕擬以
斬候轉得減其斬決之罪是盜殺反輕于鬪殺

于情于法均非允協至黃楠一犯既已棄贓奔
逸因事主追逐圖脫用棍拒傷而逸事主當卽
牽牛轉回亦應依罪人拒捕科斷該撫將黃楠
照臨時拒捕例擬軍亦屬與律未符事關罪名
出入未便率覆應令該撫再行詳核案情細釋
律義妄擬具題到日再議等因題駁去後續據
該撫疏稱接准部覆以文科係文宗湯各居小
功服姪應照親屬相盜殺傷尊長本律定擬今
比照凡人竊盜問擬于律不符黃楠一犯旣已

乘賊奔逸因事主追逐圖脫用棍拒傷事主亦
應依罪人拒捕科斷行令詳核案情細繹律意
妥擬解勘等因查律載各居親屬相盜財物者
期親減凡人五等大功減四等小功減三等總
麻減二等無服之親減一等並免刺字若行強
盜者尊長犯卑幼亦各依上減罪卑幼犯尊長
以凡人論若有殺傷者各以殺傷尊長卑幼本
律從其重者論等語細繹律文似應合服制盜
傷各罪互相比較如服制殺傷罪重則科其服

制殺傷之罪竊盜殺傷罪重則科其竊盜殺傷之罪未便拘泥服制轉至輕重懸殊又律載竊盜臨時拒捕殺人者斬立決又律載毆本宗大功小功總麻尊屬至死者斬註云在本宗大功小功兄姊尊屬則決餘俱監候等語其小功以上因行竊拒捕而毆死依凡人擬以斬決依服制亦擬以斬決罪名無所區別自可毋庸置議外設有卑幼行竊臨時拒捕殺死總麻尊屬如照服制則問擬斬候若照常人則擬斬決此必

從其重者問擬可知是以乾隆十二年山東巡撫準泰具題王二妮行竊服叔王汝棟衣物臨時拒捕將王汝棟打死依總麻服制將王二妮擬以斬候經部議以親屬相盜律內分別服制減等者專指僅盜財物而言若卑幼行竊將尊長殺死自應從其重者科罪查平人拒捕殺人者尚應擬斬立決今將王二妮照卑幼毆總麻尊長至死擬斬監候較之平人轉輕與例不符駁令另擬等因誠以事必究其所因平時卑幼

于尊長有犯其一切擬罪俱較之常人加等今
因竊而拒捕因拒捕而刃傷縱不能于常人絞
罪上加等問擬亦何至將卑幼之犯尊長轉得
寬其拒捕兇傷之重罪今文科起意夥同黃楠
行竊小功服叔文宗湯年隻經文宗湯知覺起
捕文科藏匿落後文宗湯追逐黃楠用棍回拒
事王兩傷而逸文宗湯牽牛回轉因見牆角有
人往捉文科恐被捉獲用刀戳傷文宗湯若僅
照殺傷小功尊長擬以杖流是卑幼因盜殺傷

尊長之罪轉輕于平人不特與從其重者論罪之本律不符抑恐縱兇賊而輕倫常于情于法似有窒礙文科應仍照原擬依例擬絞監候黃楠改擬枷杖王正潮等擬笞等因具

題前來應如該撫所題文科合依竊盜棄財逃走事主追逐拒捕圖脫刃傷事主例擬絞監候秋後處決該撫既稱黃楠一犯既經出至門外棄牛前逃是已離盜所亦非護賊自應遵駁合依盜牛二隻爲從例杖八十枷號一個月加拒捕

罪二等杖一百枷號四十日雖事犯到官在乾隆四十五年正月初一日欽奉

恩詔以前第查該犯于聽從朱星照盜牟私宰案內業經擬徒援

赦減杖此案未便再行寬免等語應如該撫所題完結等因乾隆四十六年四月十四日題十六日奉

旨文科依擬應絞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欽此

湖廣司

一起爲報明事會看得新寧縣審解楊再登行竊拒傷事主江永瓏身死一案據陞任湖南巡撫劉墉疏稱緣乾隆四十六年六月二十六日雷盛沾前往楊再登家閒坐各道貧難楊再登因知江永瓏家畜有猪隻起意行竊商之雷盛沾允從楊再登卽於是夜攜帶木鋤柄與雷盛沾二人齊至事主門首雷盛沾在外止楊再登一人進內用鋤柄撬開猪欄竊出小猪一隻事主

江永瓏聽聞猪叫開門出捕聲喊捉賊雷盛清
聞聲先逸楊再登亦卽棄猪逃走江永瓏追至
門首將楊再登衣服扯住楊再登情急圖脫順
用鋤柄毆傷江永瓏左後脇掙脫奔逸江永瓏
倒地殞命訊供不諱查律載竊盜事主知覺棄
財逃走事主追逐因而拒捕者依罪人拒捕律
科罪罪人拒捕殺所捕人者斬監候又乾隆四
十六年九月初八日奉

上諭竊盜拒捕與罪人拒捕本屬兩條難容牽混罪

人拒捕所包者廣如因姦等類皆是至竊盜拒傷
事主情罪較重是以另立專條等因欽遵在案又
律載其盜之人不知拒捕殺傷人者仍以竊盜
論此案楊再登行竊猪隻雖經丟棄因被事主
追捕扯住衣服一時情急圖脫拒捕但係竊賊
拒傷事主身死與罪人拒捕不同自應遵

旨照竊盜拒捕科斷將楊再登依竊盜臨時拒捕爲
首殺人例擬斬立決照例先行刺字雷盛沾擬
管等因具

題前來查例載竊盜臨時拒捕爲首殺人者照強盜律擬斬立決又律載竊盜事主知覺棄財逃走事主追逐因而拒捕者依罪人拒捕律科罪罪人拒捕殺所捕人者斬監候等語又乾隆四十六年九月初八日臣部進呈廣東省秋審招冊欽奉

上諭本年廣東省秋審招冊內有竊犯任起祥等行竊拒傷事主張觀保身死一案查此案內任起祥爲首其黃德新慕容亞保爲從先後拒傷事主情

罪相同乃該撫定擬及刑部核覆時黃德新問擬絞候而慕容亞保則問擬流罪一事兩岐因令軍機大臣就近詢之刑部侍郎姜晟據稱黃德新係照竊盜刃傷事主之例擬絞慕容亞保隨後用棍戳傷事主照罪人拒捕爲從例擬流等語此案問擬罪名殊屬失當竊盜拒捕與罪人拒捕本屬兩條難容牽混罪人拒捕所包者廣如因姦姦類皆是至竊賊拒傷事主情罪較重是以另立專條并非如鬪毆傷人之案以金刃及他物分別輕重者

可比何以一案引用兩例致罪名出入懸殊蓋賊拒捕其去強盜祇屬一間強盜傷人豈復問其執持行兇之物爲何物乎此案內慕容臣保一犯除交刑部另行核擬外仍著刑部堂官及廣東巡撫明白回奏欽此當經臣部將爲從擬流之慕容臣保改擬絞候並設萌嗣後竊盜追逐拒捕及臨時拒殺併搶奪殺人之從犯但經下手傷人者俱一律改擬絞候奏准通行在案伏查此案訓諭所及只係爲從之犯罪名不當臣部遵

上議奏亦只就爲從之犯更定罪名至其爲首殺人
之犯自應仍照舊例辦理是以臣部自上年冬
間以來各省題到竊賊拒捕之案凡臨時拒捕
殺人者皆擬以斬決其逃走被追拒捕殺人者
皆擬以斬候仍照舊例辦理推原例意誠以臨
時拒捕殺人者毫無畏懼行同爲盜是以照強
盜殺人一例斬決至逃走被追拒捕殺人者其
逃也尚有畏人之心其拒捕則出于圖脫自救
之情是以稍分一閒迨至秋審仍歸情實今此

案楊再登行竊江永瓏猶隻事主知覺出捕該犯業已棄猪逃走因被事主追至門首拉住衣服情急圖脫順用鋤柄毆傷江永瓏左後脇身死楊再登既經棄賊又離盜所迨被追情急始行拒捕較臨時愍不畏法公然拒捕者情節不同自應循照舊例擬以斬候該撫援引上年九月

諭旨定擬斬決題達到部不知上年九月

諭旨

臣部更正乃竊盜爲從殺人之但于爲首殺

人之例原未更改未免誤會

諭旨是楊再登一犯不應如該撫所題依竊盜臨時拒捕殺人例擬斬立決應改依竊盜棄財逃走事王追逐因而拒捕者依罪人拒捕律科罪罪人拒捕殺所捕人者斬監候律擬斬監候秋後處決該撫既稱震沾本末入室一聞事主起捕先行逃逸並不知楊再登拒捕情事仍應以竊盜論令依竊盜已行而不得財者笞五十律爲從減一等應笞四十折責十五板照律免刺

交保管束楊再登之父楊文韜不能禁約其子
爲匪照例笞責牌頭雷昌貴保正楊才高雖係
失察于前但後經事主告知卽將楊再登等拏
獲送究應免置議江永瓏猪隻並未破失亦毋
庸議等語均應如該撫所題完結等因乾隆四
十七年四月二十六日題二十八日奉

旨楊再登依擬應斬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欽此

奉天司

一起爲咨達事會看得承德縣民楊祚等領票創
參夾帶黑人一案先據原任

盛京刑部侍郎朝銓咨稱緣楊祚於乾隆三十七

年間在官參局領票三張因病並未出邊將票

分給蔣國棟趙恩李大屋各一張代爲創參蔣

國棟等各夾帶黑人王進忠趙恩等出邊三分

共創得人參六十七兩五錢參鬚泡丁共十八

兩五錢交給楊祚言明將參交官外餘剩再行

分算楊祚交完官參一兩五錢隨出參局被番役拿獲將楊祚蔣國棟王進忠並將入參參鬚泡丁一併起獲趙恩等十犯俱已逃逸將蔣國棟照財主頭目夾帶黑人例擬發雲貴兩廣烟瘴地方安捕王進忠照私行潛往偷創人參已得例擬流楊祚承創官票三張分給蔣國棟等各帶黑人三票分創收得人參參鬚八十六兩似與偷創人參至五十兩以上者有間可否將楊祚照財主頭目無論參數多寡例發雲貴兩

乾隆三十六年四月內奉
部議福建
龍溪縣民詐
日親在瀨陽
地方偷買私
參案內聲請
將例內八百
名以上改爲
四十名以上
參五百兩以
之改爲五十
兩以上
奉准遵行

廣烟瘴地方安捕咨請部示等因當經臣部查
核該犯等所得之參俱係楊祚接收如果楊祚
爲首應照糾夥偷創得參至五十兩以上例擬
絞若僅領票分給創參其夾帶黑人偷採係蔣
國棟等所爲楊祚並不知情則定擬應有區別
咨駁去後續據該侍郎咨稱查楊祚承領官票
創參因病未曾出山乃敢私合魏愷等九人令
其隨票同往出山辦給伊等口糧帳房等物合
夥頂票創參原議定除官參外餘剩賣銀楊祚

與蔣國棟等各半均分計所得人參參鬚泡丁
已至八十六兩應將楊祚照偷創人參至五十
兩以上例擬絞蔣國棟照爲從例擬遣王進忠
照創參已得例擬流等因咨達前來楊祚應照
偷創人參至五十兩以上者絞例擬絞監候秋
後處決蔣國棟擬遣王進忠擬流趙恩等獲日
另結等因乾隆三十八年六月初六日題十一
日奉

旨楊祚依擬應絞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欽此

乾隆五十三年

六月初三日奉

恭錄
諭道 安徽司

諭本日長麟奏拿獲盜竊學政劉偉

之在政司奇豐額

眷俱賊各犯審

訊定擬三摺摺內

均有官船字樣指

詞殊爲失當各省

鑄鉛招酒等船及

往造採辦送京物

仲等項載運官物

船隻均可謂之官

船其官員藉藉自

雇坐之船止應稱

爲官員之船何得

輒稱官船似此任

意竟真殺無識之

一起爲遵

旨核擬具奏事議得據兩江總督李世傑奏稱緣聞

永清籍隸山東由武舉拔補寧國營守備於乾

隆五十年十二月到任五十一年十一月內委

護寧國營叅將事務有伊素識之朱祿前來相

投聞永清以其能作獸醫留於營中醫治馬匹

適本年四月內出有空糧二分聞永清即將朱

祿頂補一分又捏王勇一名冒支一分自四月

徒見而妄議官船
在途竟被盜賊搶
奪尚復成何事體
此由該撫具奏時
未經招心機點所
致已用硃筆伐爲
改正著衡諭各督
撫此後凡遇官員
乘坐之船概無許
復稱官船字樣祇
可稱官員之船方
今承平日久綱紀
皇清百姓尚知畏
懼從無到竊官物
之事而刑部律例
卽於偷竊官物者
向未立有專條恐
志民無知日人擢

初九日起至六月初一日止共支過餉銀三兩
二錢零米一石二升折銀一兩八錢均經閩永
清轉給朱祿收受捏稱自行賞給又營兵洪斌
於五月三十日在叅將衙門川堂偷竊打試弓
力鉛它一個鎔餅赴當被同營兵丁陳玉撞遇
稟首洪斌旋即脫逃閩永清差拿無獲因營兵
爲竊有干例議卽諱竊不報又聞署叅將楊大
壯將次到任慮其查點各兵卽于六月初一日
將洪斌朱祿王勇三名捏以患病誤差一併革

予法納即官署有
管轄民人之貴其
船內裝載物件亦
必較齊民爲優如
被盜竊時僅與平
民一例辦理亦不
足以示種別嗣後
除盜竊民人之物
各仍照舊分別定
擬外若盜竊官員
財物者應較民人
量加區別至於盜
竊官物者更應從
重辦理其如何分
別盜竊之貴從及
任官並官員民人
三等輕重定擬之
處者刑部另行悉

退追楊大壯到任後聞永清恐被查出平時劣
跡希圖餽送負緣逆料該叅將到任自必缺乏
費用遂于存營公費內取出庫紋銀一百兩假
稱廉俸令字識倪永清竇送該署將以廉俸例
應月終方支且一月亦無百兩之多隨將銀兩
發交宣城縣貯庫一面具文揭報經臣叅革審
供不諱將聞永清依例擬流從重發往伊犁當
差洪斌等擬以枷杖等因具

奏前來查律載管軍官吏昌支軍糧入已者計贓

要議酌定條款
奏欽此欽遵該
臣等悉心議成
明立專條載入
例冊連行在案

佳竊盜論若承委放支而冒支者以監守自盜
論又凡監臨主守係官錢糧等物私自借用或
借與人者併計所借之賍以監守自盜論又例
載監守盜倉庫錢糧自一百兩至三百三十兩
杖一百流二千里又竊匪偷竊衙署服物不論
賍數多寡俱改發雲貴兩廣極邊烟瘴充軍等
語此案閩永清身任守備于護理叅將時輒敢
瞻顧舊交濫收入伍又復捏名冒餉諱竊不報
且恐署叅將到任查出平日劣跡擅動公項銀

一百兩先事黃緣實屬狡詐雖所動公項訊係
暫時挪移仍卽彌補經管公項現亦足數但將
存署主守之官銀因私擅動卽與監守自盜無
異聞永清除冒濫軍糧計贓無多諱竊不報僅
止草職並以財行求亦罪止杖徒各輕罪不議
外應如該督所奏依監守自盜倉庫錢糧自一
百兩至三百三十兩杖一百流二千里例杖一
百流二千里查該叅弁徇私廢公黃緣狡詐僅
擬杖流實屬罪浮于法應改發伊犁當差以示

做又該督憲奏稱洪斌身爲營兵輒因出入署
中將存公鉛它窃取毀當與窃賊偷窃衙署不
同應照常人盜官物律計賊治罪查所窃鉛它
值銀七錢四分洪斌一犯除照例解回本營捆
打插箭遊營外仍照律杖七十加枷號兩個月
刺字名糧已經革退應毋庸議等語查洪斌所
窃鉛它乃打試弓力所用存貯公所係屬官物
該犯偷窃出署鉛餅質當卽屬偷窃衙署况該
犯身爲兵丁本係在官之人尤未便照常人盜

官物律擬以杖枷洪斌應改照偷竊衙署服物
不論贓數多寡發雲貴兩廣極邊烟瘴充軍例
改發極邊足四千里充當苦差照例刺字再該
督又稱字識倪永清雖不知本官動項營私情
事但叅將甫經到任卽聽從本官將廉俸賞送
不行稟阻亦屬不合應革役照不應重律杖八
十折責發落朱祿收受餉銀訊係閩永清自稱
賞給卽其冒支空糧朱祿亦不知情應免坐罪
閩永清挪動公項已據歸清所有餽送銀一百

兩及昌支糧銀一併查追入官鉛餅給營收領
當本照追給典等語均應如該督所奏辦理完
結等因乾隆五十二年十月二十八日奏本日
奉

旨依議欽此